

今文渊源

· 海上帆丛书 ·

刘绪源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海上帆丛书 •

刘绪源 著

今文渊源

W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文渊源/刘绪源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1
(海上帆丛书)

ISBN 978-7-5321-4016-9

I. ①今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现代文学-文学研究-中国
②当代文学-文学研究-中国 IV. ①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3916 号

责任编辑: 李 霞

美术编辑: 钱 祯

封面题字: 陆 康

今文渊源

刘绪源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59,000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016-9/I · 3099 定价: 2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7780459

序

鯤 西

刘君绪源《今文渊源》顷已杀青,这本身不是文学史,但它的视点将来必有助于文学史的编写。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起,白话取代了文言,这就产生了新的文体——散文。在最初周作人提出这个观念时,他还是非常小心的,因为当时他自己对于西方的散文特别是英国的散文,还没有达到完全了解的境地。随着《晨报》副刊的创立,一时名家都在上面写文章,所以散文体在中国的风行,主要是靠大报副刊起作用,譬如天津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,南方的《申报》的“自由谈”,《时事新报》的“学灯”等,都为当时的散文家提

供了园地。

本书作者是较早企图解读散文的开拓者,在他早年所著的《解读周作人》里,就尝试通过文体,分析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苦雨斋散文,此书受到老少读者同样的欣赏,其原因就在于作者从文体来解读。譬如有人要研究周作人的思想,可以从他所推崇的中国的俞理初和英国的蔼理斯加以阐述,但这样研究的结果就成为一篇思想性的论文,而刘君的《解读周作人》另取一途,从文体入手,从而看出了周氏散文的特色就是苦涩。他现在着手的对于整个散文渊源的分析,我以为,也是从这一出发点上开始的。

在白话新文学出现之前,还有一个它的对立面,这就是梁启超的新民体。梁启超的新民体曾经风行一时,它的文气十分强盛,譬如写罗兰夫人一文,文章铿锵有力,极其容易感动人。但新民体实际上是八股文的变体,所以虽然风行一时,并不能取代白话。胡适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梁启超的影响在,他总是以加重语气来推行,实际上对文章的意思并没有增加,只是一种行文的方法,这就是受梁启超新民体的影响。

周作人对散文文体提出了“余情”这个概念,这就真正说清了散文文体的优雅所在。在西方,蒙田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散文家,莎士比亚也受过他的影响。蒙田所以伟大,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题材,他的散文都以亲切自然取胜。他的特色,用一位英国诗人的话说,即他写的就是他脑子里所想的,所以他有一句名言:我懂得什么?(Que sais-je?)他总是这样自问再发而为文,这就把自我、把“余情”调动起来了。在本书中,刘君发掘了许多散文家,也都合乎蒙

田的这句话。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这就变成一篇优雅的散文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林语堂创办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，可谓异军突起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是对左翼思潮的抵御。所谓幽默云云，就是要文章写得真实有味，问题其实不在于幽默，而在于讲真情。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，林语堂提倡这种文体，和周作人的文章风格一样，一直影响到抗战时期的《古今》杂志。今天被认为的许多散文名家，有不少就是在这些杂志上成名的。

对于中国白话散文的发展，我们可以借鉴西方，因为在西方，学院派起了决定的作用。本来学院派都是比较保守的，但大西洋彼岸传出的新思潮，逐渐被作家和学人所吸收，这就意味着学院的影响对当代思潮起了主导作用，而散文无疑是受益者之一。

在美国，现在有专门刊登散文的刊物，同时，美国大报上的书评也逐渐散文化了。而我们中国散文将来的发展和繁荣，还不能简单地看待，那还需要靠有力者的进一步提倡，还要看能否出现一些真正具有权威性的大作家——比如五四以后出现的那许多散文大家。窃以为，对中国散文的更大威胁来自小说创作，小说创作的势头远远压过了散文。

如前所述，本书作者从对周作人作品的解读开始，就深深地体现了敏锐的分析力，这部长稿可以说是以解读周作人为起点的。对于文体的解读，应当说作者是一个开拓者。希望他的研究能对散文文体发展起到推动作用，我同样希望中国散文能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继续繁荣下去。

本书作者对资料的收集和对整个散文思潮源流的把握是极为细致的,堪称既勤奋又极敏锐,于此窃不自量引用古人“斂衽无间言”这样的溢辞来称许作者的成就。是为序。

二〇〇九年八月写于上海

上编

- 3 / 一 “谈话风”的诞生
14 / 二 文人传统与创作生命
26 / 三 一清如水
40 / 四 尝鼎一脔
54 / 五 在人世的大沙漠上
67 / 六 “苦雨斋”的文脉
80 / 七 给他们的好世界留点缺陷
92 / 八 “鲁迅风”妙处再探

下编

- 107 / 九 林语堂与“礼拜六”
120 / 十 文学市场与幽默实验
134 / 十一 从《人间世》到《宇宙风》
150 / 十二 京派散文：“即兴”与“赋得”
164 / 十三 女性散文，及散文之大小专杂
180 / 十四 新散文的危机与回归

196 / 十五 谁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

211 / 十六 臆想明天的散文及研究

225 / 跋

228 / 【附】作家、作品、报刊名索引

“谈话风”的诞生
文人传统与创作生命
一清如水
尝鼎一臠
在人世的大沙漠上
“苦雨斋”的文脉
给他们的好世界留点缺陷
“鲁迅风”妙处再探

上编

本书是一束“闲话”。所谈的,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,中国白话散文的产生、发展和衍变。

这里的“白话散文”概念是广义的,既包含了胡适所说的“长篇议论文”,也包含了周作人所说的“美文”,还包括鲁迅式的杂文,当然更包括各种抒情议论叙事的随笔散文,或者,也可以说,就是指的“中国文章”吧。而“今文”,就是今天的中国文章——我想找到它们形成和流变的源头。

一 “谈话风”的诞生

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,在中国文坛上,发生了一件看起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。

就在那天的《晨报》第七版,登出了一篇仅五百多字的短文,署名子严。当时《晨报》还没有副刊,这第七版不久就将改成“晨报副镌”——这是中国现代报纸副刊的“起首老店”,不过那还得再过些时日。

子严,是北大教授周作人的化名。这篇文章,就是后来被收入《谈虎集》,又被作者全文引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·导言》中的《美文》。文章的立意是经过长期酝酿的,是作者一直在思考

的,但文章写得有点匆促,这从文词上不难看出。

《美文》一开头就说:

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,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。一是批评的,是学术性的。二是记述的,是艺术性的,又称作美文,这里边又可分出叙事与抒情,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。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家里最为发达,如中国所知的爱迭生,兰姆,欧文,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,近时的高尔斯威西,吉欣,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。读好的论文,如读散文诗,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。中国古文里的序,记与说等,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。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,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,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?

周作人先把外国文学中的这一品种统称为“论文”,再从中分了批评的(学术性的)与叙事、抒情的(艺术性的)两大类,他把后者称为美文。但对称为美文的那一部分,依然视其为“论文”。这是否有点奇怪呢?我想,这与他从“英语世界”里取来此一品种,是大有关系的。英语里,论说文和散文随笔都称为“essay”;但科学性的论文称“paper”,学位论文、毕业论文等正式的“论文”也称“thesis”。周作人所指的显然是前者,也就是“论说性质”的文章,即使是叙事、抒情的美文,也还是带有议论性的。他在后文中也谈到了抒情,谈到了诗,但他强调:“他的条件,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,只是真实简明便好。”他还批评了当时《晨报》上的几篇文章是

“落了窠臼，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，衰弱的感伤的口气，不大
有生命了”。可见，即使是抒情，他也以英美散文中的“essay”为指
归，要合于广义的“论说”，而不是一味地文人气地“滥情”。

再看看他在其他地方的论述，我们就可理解得更确切些。在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》的“导言”中，他之所以全文引入这篇
《美文》，目的正是要借此批评当时的一些散文只能够“说得理
圆”，却“没有什么余情”。从这里不难看出，他所强调的“论文”的
“诗化的性质”，最根本的，还是在“论文”之中，要能容纳这种真实
的“余情”。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也就是要写得从容、随意、丰饶，
有余味，耐咀嚼。具备了这些特点的，像钱锺书的《旧文四篇》，虽
然是说理的，是批评性、学术的，也还是美文；像杨绛的《干校六
记》，是记事的，但“真实简明”，没有太多的“自然现象的字面”和
“衰弱的感伤的口气”，无疑更是美文。

那时候的作家其实很有意思，周作人是他们中比较突出的一
位，他有了一个想法，就很随意地说出来，每次的说法不尽相同，但
想法则是一贯的，这就需要你揣摩和领会，需要一种感悟，却不
能通过他们前面用过的概念作简单的推导。这正是读他们文章的
趣味所在。周作人在后来的《近代散文抄》的序言中，对于上述的
“论文”和“美文”又有了一种说法：“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
尖端，是言志的散文，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，都浸在自己的
性情里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，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
头……”在这里，他用了“个人的文学”、“言志的散文”等，而最令
人注目的，还是把“叙事说理抒情”全都包含在这“小品文”里，当

然须得“浸在自己的性情里”，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提法。此前不久，在为俞平伯的散文集《杂拌儿》写的跋中，周作人干脆说，自己所谓的“论文”，“或者不如说小品文”。然而，也就在他应郑振铎的介绍选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》时，却又说：“对于小说戏剧诗等等我不能懂，文章好坏还似乎知道一点，不妨试一下子。选择的标准是文章好意思好，或是（我以为）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，不论长短都要。我不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，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，我觉得文就是文，没有大品小品之分。”（《〈散文一集〉选编感想》，载一九三五年一月《新小说》。现已收入《周作人文类编·本色》）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这又该怎么理解？我想，他依然是忠于自己的想法而又表达得率性随意的，而他的想法在这十多年中也是有所发展的，可是归根结底，他真正想要提倡的，并不只限于一种体裁，而是一种文风。他在这里列为选择标准的，是“意思好文章好”，“能代表作者的作风”，且“不论长短”。这样说好像有点空泛，好在我们在下面还要说及。

还是回到周作人为新文学大系所写的“导言”上来。在引录了自己的《美文》后，他又引了胡适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》中的一段话，那可是关于新文学发展的总结性的文字：

第三，白话散文很进步了。长篇议论文的进步，那是显而易见的，可以不论。这几年来，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。这一类的小品，用平淡的谈话，包藏着深刻的意味，有时很像笨拙，其实却是滑稽。这一类作品

的成功,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。

胡适在总结新文学的成绩时,一共举了四项,即新诗、短篇小说、白话散文,及戏剧与长篇小说,他认为最末一项“成绩最坏”。而这第三项,其实是他评价最高的。几年后,朱自清在他的《背影》序中也呼应说,新文学运动以来,“最发达的,要算是小品散文”。

胡适毕竟是高屋建瓴,大处着眼的,他不仅对新文学各个门类的发展看得清清楚楚,而且,在谈到发展得最好的“这一类的小品”时,他很不经意似的写下了“用平淡的谈话,包藏着深刻的意味……”的话。这其实是点睛之笔,他把周作人最想提倡的,超乎“大品小品”之上的那种风气,给点出来了。而且,胡适所谈也的确不局限于小品,他说白话散文,一开始就包括了“长篇议论文”。

胡适此文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三月的《申报》。鲁迅曾说此文“警辟之至,大快人心”。这以后,多有将五四以后的白话散文(主要指小品文,但又不限于小品散文)称之为“谈话风”的。这一提法是否从胡适始,我未作认真考据。但胡适的总结无疑十分紧要。

以上所说的,都是七八十年前的老话了,为什么现在还要重新提出来呢?我想,这是因为,我们对这些老话的意义,还没有真正认识透。一说到“谈话风”,我们总是把它归结到散文批评中去,或是看作散文的语言风格的一种,只在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中占了一席之地。而其实,“谈话风”的出现,不仅影响到散文,也同样

影响到小说创作,影响到学术批评,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,甚至可以说,这正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标志之一呢。

我们不妨再来作些考察。先看这一段——

北方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。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,个儿大,肩峰很高,劲儿足。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,犄角向前弯去,顶架也厉害,而且皮实、好养。对北方的黄牛,我多少懂一点。这么说吧:现在要是有人想买牛,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。看形体,看牙口,看精神儿,这谁都知道;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,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。关键是得看脾气,拿根鞭子,一甩,“嗖”的一声,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,左蹦右跳。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,走得欢。疲牛呢?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,闭一下眼睛,忍了。这样的牛,别要。

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,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——清平湾。

熟悉当代小说的朋友肯定已经看出来了,这是史铁生早年的成名作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的开头。这样的文字,在各种古代文学作品中,可曾有过?不要说它的文言白话之别,就说那种口气,那种娓娓而谈的行文方式,那种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进去,把自己的经验、知识、判断糅合在故事的叙述里的写法,是否是十足现代的?